

秦
晉
農
言

秦

晉

農

書



秦 晉 農 言

王毓瑚輯

中華書局

內 容 提 要

本書彙集專述山西、陝西一帶地區農事的“知本提綱”、“農言著實”和“馬首農言”三種書，合刊印行。

山、陝地區，是我國文化經濟的孕育地區，農事的發展也較早，但是古來專述這一地區的農書却已很少流傳。這裏合刊的三種書，都是清朝乾隆、道光年間的作品，流傳都不很廣，但是內容都是當時學者從農事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到今天還極有參考研究的價值。書中偶有無關農事之文，已經輯集者略加刪節；有些方言術語，也由輯集者略加註釋。

秦 晉 農 言

王 毓 瑚 輯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5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787×1092 1/32 · 5 印張 · 78,000 字

1957 年 7 月第 1 版

1957 年 7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2,100 定價：(9) 0.60 元

統一書號：16018.52 57.6.京型

序 言

這裏把楊岫的知本提綱中的農業之部、楊秀元的農言著實和祁寯藻的馬首農言三書合併重印。三書撰寫的時代是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內容以大田耕作爲主，兼及蠶桑、畜牧、園藝、水利各方面；就地域來說，那是山西省的東部和陝西省的關中區，都屬於黃土高原地帶。農業生產的地域特性是比較顯著的，所以把同是記述所謂秦晉地區的農言的這三種書合刊在一起是很適宜的；合刊本就題名爲秦晉農言。

西北黃土地帶原是我國歷史文化的搖籃，那裏的農業也發展得比較早。較古的農書，像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那些，特別是出於漢代人之手的，所講的大約主要都是西北地區的情況。不過我們今天還能見到的，只有汜勝之書、崔寔四民月令等一些殘篇。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農家類有秦農要事一書，似是北宋時人所作。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農家類有西北治田說一卷，也不詳撰人。這兩種書，顧名思義，應當都是以西北農業生產爲對象的，但是現在都已失傳了。這次輯刊的這三部書：知本提綱作於兩個世紀之前，因爲基本上是講理學的，屬於

88258/6

哲學的範圍，易爲治農學者所忽略；馬首農言作者雖是當時的顯宦，但其書在清續文獻通攷和清史稿藝文志中都不曾著錄，可知流通也不很廣；至於楊秀元的農言著實，更屬罕見；最近才經西北農學院辛樹幟院長在西安購得一部，極堪慶幸。關於黃土地帶農事的專著，至今僅獲此三種，謹爲校點付刊，以供治農學者，尤其是研究西北農業生產者的參攷。楊岫另有甌風廣義和蠶政摘要兩書，都是講述蠶桑業務的。甌風廣義後面雖也附有關於畜牧的部分，但內容有限，摘錄出來太覺零碎，難於成篇，因此沒有收進這裏面來。

知
本
提

綱（摘錄）

楊 岫 撰
鄭世鐸 註

楊岫（一六九九——一七九四），字雙山，清陝西興平人。知本提綱是他教授生徒的講章。爲了便於誦記，正文止提大綱，其詳切細目，全在註解。註解是他的弟子鄭世鐸（覺一）在他的指示下所作。全書凡十四章，演說「理學」的一套議論。這裏只摘錄其中修業章講述農業的部分。此書刻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光緒三十年，邑人張元際又就原刻板補印過一次。原刻間有譌誤，此次重刊均加校正，並注明誤文於後。又原刻註解作雙行小字，緊隨正文；今改爲分段提行，字體大小同正文，但較正文低一格，以期醒目。其「前論」和「後論」兩節註文全與農事無關，從略。

目錄

序言

知本提綱

農則前論.....一

農則耕稼一條.....二

蠶桑一則.....四六

農則樹藝一條.....六三

農則畜牧一條.....七七

農則後論.....八一

農言著實

半半山莊主人示兒輩.....八五

雜記十條.....九九

跋.....一〇二

馬首農言

序.....一〇五

地勢氣候.....一〇七

種植.....一〇八

農器.....一一八

農諺.....一二三

占驗.....一三三

方言.....一三四

五穀病.....一三七

糧價物價.....一三八

水利.....一四三

畜牧.....一四四

知本提綱(摘錄)

農則前論

夫欲修四業之全，宜先知農務之要。衣食者生民之命，無食則饑，無衣則寒，饑寒至而形體毀。耕桑者衣食之原，力取則豐，坐棄則困，耒耜修而王政成。大哉，天子躬耕而示本，皇后親蠶而垂法！誠以饑食寒衣，均關立命之重；男耕女織，並係復性之功。乃民生營營，各自謀其朝夕；即殊塗紛紛，究同歸於衣食。與其逐末於難必，何若返本於正途。返本莫要於王道，四農必務其大全。耕以供食，桑以供衣，樹以取材木，畜以蕃生息。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機智而用度悉備。日積月累，馴致富饒之樂；子繼孫承，永流奕世之澤。若農業之失務，自衣食之不敷。沙磧盡化金銀，難療枵腹之饑；瓦石胥變珠玉，豈禦切膚之寒？即有至仁之純德，弗止凍餒；雖以上聖之明哲，難保流亡。蓋慈母尚不能顧其子，則大君更安得保其民？故國計以積貯爲重務，民生以蓋藏爲先籌。前必謀後，豐不忘歉，雖有水、旱、蟲、雹之災，

可無溝壑流亡之患。倘生齒之日增，宜利源之大闢。人生物產，本相對待而不爽；功加息倍，自無紀極而皆足。重大無過於農道，性命攸關；推求必要於親理，士民不分。在學校不可一日不講，在田里豈可一日不力乎？

農則耕稼一條

夫耕爲農事之首，食爲生民之天。

此下詳言耕道，以見爲農事之先務也。食出於耕，而民非食不生，故其有關於民，如天之重大也。

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

民以食爲天，食以耕爲功；苟明耕法，食自倍足矣。

土脈異其宜，

此下數節，統論耕道也。土脈，猶言土之生性也。大地本同一土，而生性所發，實各異其宜。即如良田宜種晚，早亦無害；薄田宜種早，晚則不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

田宜種弱苗，以資分布。又如黃白土宜禾，黑墳土宜麥，赤土宜菽，汗泉宜稻之類，皆本土一定之性，各含自然之種，耕者先當察其宜也。

風氣殊其致。

風本天精，而行於地上，各有方所；隨其土性所宜，因之以成氣化，是以風土迥別。即如南種粳、糯，北種麥、粟；稻有一熟、三熟之分，菽有秋種、春種之殊。更或有以稭、秬爲命，或有以黍、稷爲生；布種不同，收穫亦異。且或寒熱相遠，風氣懸絕，如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之類，皆風氣殊致之明驗。耕者但當植其所易，而不可強其所難也。

天星之鍾育不一，

鍾，猶孕也。天地兩相對待，以成造化。地產大小之物，皆有定數，乃天星之氣下映而生。星不一其類，物亦不一其族，是鍾育不一，而成形自別也。

物候〔註〕之參差多端。

〔註〕 原刊作「候」，今改。下同。

參差，不齊也。萬物種植，風土不同，故其候亦不一。即如秦地，二月種麻、桑、種桑，二月、三月種早脂麻及稻秧、草棉，四月種豆及晚脂麻，五月中旬種粟、穀，七月種菜菔、菘、芥，八月社前後種麥之類。種無虛日，自收無虛月，惟順其先後之序，始不違其物性也。

略舉大概，例見其餘。

大地之上，土宜、風氣、星育、物候，處處各別，萬難備載。茲特略舉大概，例見其餘，使耕者知其要領而已矣。

若能提綱挈要，通變達情，相土而因乎地利，觀候而乘乎天時，雖云耕道之大，實有過半之思。

變，謂耕道之變；情，謂物生之情也。相，視也。耕道雖大，不越因地、乘天二端；若能提綱挈要，通耕之變，達物之情，相土自然之種而因其利，觀天一定之候而乘其時，其於耕道之大，已思過半矣。然則因地、乘天二端，固耕道之綱，謀生之要。昔禹、稷躬稼以教民，意必首重乎此，而不徒在區區耕芸之法也。迄今讀禹貢之文，知九州物產昭然明晰，

不可見古人之耕道乎？

蓋人以五行著體，日用消耗，元元之氣宜繼；物以五行備用，穀稟中和，生生之助爲首。

元元之氣，謂胎稟著體之元氣也。帝以五行著人之體，原本一氣凝結，不能久羈，兼日用之間，言動營爲，呼吸運轉，時有消耗之費，若不培養，立見毀壞。故又以五行造化萬物，同類補添，以繼其元元之氣。但物類甚繁，且各稟備用之偏；惟黍、稷、稻、粱、麻、二豆、二麥名爲九穀，獨得中和之稟，爲補助之首。人得其養，方能生生，少延其形。若內無穀氣，七日即死，以五行元氣無所繼而毀也。是以聖王要政，在制耒耜，教樹藝，以布九穀，使人皆得其補助，然後明道立功，以復帝命也。

天時地利，詳察以奏功；棄毒取良，選拔而布種。

每歲之間，天畀時，地產利，人當趨時盡利，以奏其功。此爲耕道大法，所宜詳察。至於所種之物，性各不同：毒者善攻，良者善補。必酌其日用常需，選拔其良者，如九穀之類，多爲布種，養賴自不乏矣。

日行三道，地分五帶。

詳解見首章〔註〕。知三道之行，則天時始可乘；知五帶之分，則地利始可盡矣。

黃道一周，率土共被夫恩澤；陽和相濟，氤氲化生乎衣食。

黃道，氤氲，詳解俱見首章。率土，解見上各章。日行黃道，一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澤。蓋地本水土合成陰體，得日陽來臨，方能陰陽相濟，均調和平，化生萬物。而衣食始從此而出也。是以黃道一周，五帶之地均得衣食，而共被上帝之恩澤。此天時地利之大本，力耕者可弗詳乎？

天主行施，地主含化，惟憑水火之調變；

居表而運行以施種者，天之職也；居中而承載以生化者，地之職也。然其聯合貫通，惟憑水昇火降，方能調變不偏，而後材料全備，萬物始得發育耳。

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更需人道以裁成。

天地施化，水火調變，雖爲造物之材，然此乃帝功也。人爲帝子，自有繼述之善。故參天地，和水火，有餘者損，不足者益，更需人道以著裁成之妙，而後物類繁昌矣。

〔註〕 指知本提綱原書首章，本書因其無關農事，不錄。下文所述『首章』、『上各章』等等，都同此。

土齋水寒，犁破秒撥，藉日陽之暄而後變；

此下申言人道裁成，以明耕田之理也。犁者，利也，利發土脈以絕草根也。秒，小犁也。

土爲少陰而氣膏，水爲太陰而氣寒，必得陽火蒸發，始能生物。故犁破秒撥，翻其結塊，上承日陽之照，消燠膏寒之氣，自然轉陰爲陽，而變其本體，物生有資矣。

日烈風燥，雨澤井灌，得水陰之潤而後化。

日本太陽而氣烈，風本少陽而氣燥。土既犁秒，經日烈風燥，陰質盡化陽亢，何以發育？必復得水陰之氣，斂其過洩之陽，合其潤澤之陰，陽變陰化，陽生陰成，包含融結，以大發育之功也。

倘陽蒸不極，經水奪而有化無變，生氣既滯而不暢；陰斂不時，遭旱洩而有變無化，物力亦散而難凝。

此承上意而反言之，以見變化之妙也。水陰所以斂亢陽，然必待日陽蒸發已極而後斂，則生氣無有不暢。若未極而奪之，是有化無變，而生氣自滯。日陽所以蒸陰體，然必須水陰收斂合時，而蒸發始無過洩，則物力無有不凝。若過時旱洩，是有變無化，而物力亦散。